

中国科学家李兰娟等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新华社巴黎3月15日电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地时间14日发布的消息,中国科学家李兰娟等3人获得第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该奖项旨在表彰有效改善生活质量的生命科学领域杰出科学研究。

法。她提出感染微生物生态学理论,从生态学角度审视疾病,对传染病防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她还开创了一种独特的人工肝脏,改善了患有严重肝病和肝功能衰竭患者的生活质量。
李兰娟现任中国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传染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仅三人获此殊荣

核酸和纳米结构,在疾病检测和新遗传标记鉴定方面取得了革命性进展。他还开发了基于数字药物设计和合理疫苗学的精准医学新途径。他的开创性发现和发明已在全球健康科学和技术领域得到应用。来自英国的图马祖教授(Christofer TOUMAZOU)也一同获奖。

图马祖的开创性研究在于将硅技术引入医疗设备领域用于早期诊断。他开发的用于DNA检测的突破性硅芯片改变了临床医生检测和治疗多种疾病的方式——从癌症到细菌和病毒性疾病(包括新冠肺炎)。他的技术提供了一种快速、准确和低成本抗细菌耐药性诊断方法,使有关早期干预成为可能。这些干预对防止因严重血液感染导致败血症而造成

的死亡至关重要。他还创新技术,为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作出贡献,如用于治疗先天失聪儿童的植入式人工耳蜗和帮助I型糖尿病患者过上正常生活的人工胰腺。他的最新创新项目“DNANudge”目前正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中推广。据悉,获奖者将分享总额为3.5万美元的奖金,每人将获得赤道几内亚艺术家恩苏(Leandro Mbomio Nsue)设计的“部落融合”雕塑和获奖证书。

周薇:黄河与“Yellow River”地名翻译为何关乎国家实力?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作者周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副教授人类虽然生活在世界的不同地域,但周围的事物大部分相似,感受也大多相通,这是翻译得以存在的基础。但由于生存环境有别,历史文化背景迥异,各地风物独有之处,各族群认知之差别,都会在语言上体现出来。一种语言文化中不存在的事物或概念,有时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并不存在,这又给翻译带来挑战。

的食材蘸着锅里融化的奶酪食用)。这三种译法较为常见,当然还有其他翻译方式,如音译时按英语发音转写是hwor-gwor,按字面意思可译为fire stew,按指称物译甚至可以将“火锅”这一事物进一步解释描述。三种译法各有优劣。音译较为便捷和统一,但意思传达不甚明确;直译比较有趣,但对对应的具体事物不够明确,有时甚至会引发歧义。因此,这两种译法都需要与图片、实物或上下文对应,才能让国外读者明白指称对象。按指称物译则选用国外读者熟知事物或直接描述出对应物,最易被理解,但有时不完全准确,且对应物的原名称也丢失了。

也容易统一,同时更符合表音文字的语用习惯,在文本中不会影响行文。此外,音译地名回译成汉语时歧义较少,读者比较容易通过译名回译。需要说明的是,地名与文化词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关系到一国主权。因此,地名翻译应坚持使用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近代历史上,中国一度使用西方为汉语创立的拼音,如威妥玛式拼音、邮政式拼音,直到1979年联合国秘书处发出通知,采用汉语拼音作为拉丁字母文字转写中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

地名翻译如何“望文生义”?许多地名在行文中的作用仅是指出出处,所以音译一般能达到最基本的交流目的。但事实上,地名命名之初都有一定意义,只不过很多西文书写符号都是表音符号,随着发音变化,地名的意义慢慢变得不为人知。而汉字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多汉语地名都可以“望文生义”,所以将地名的意思翻译出来,也是一个选择。

此外,意译的地名也易造成回译困难,比如,Black River可能是“黑河”,也可能是“乌江”。为解决这一问题,常用的地名、意译词较长的地名可跟音译词一同出现,这样既能表达出地名的涵义,在反复出现时也能直接使用简洁的音译词。此外,能否用指称物的译法对地名进行翻译呢?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但也确实有。比如中国的珠穆朗玛峰,1856年被英国人测量后命名为Everest(取自当时测绘局一官员名字),中国的钓鱼岛也在19世纪末被英国人测量后命名为Pinnacle Islands(因其形似房屋尖顶)。上文说过,地名通常与一国主权相关,若不使用主权的命名,显然对地名所属国不够尊重。而上述地区之所以能够被他国命名,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国力羸弱,这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畴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实力和国家对外话语权。从中国角度出发,当然是直接使用原名原音的样子——汉字,最能原汁原味传达中国地名的内涵,但在目前全球拉丁字母文字较为普及的情况下,实现难度较大。目前,音译的地名更符合拉丁字母文字的行文和认知习惯,可先通过汉语拼音,帮助中国汉语拼音方案“走出去”。但就像中国人已习惯西方冗长又毫无意义的人名、地名,今天中国也应让西方人逐渐熟悉中国的名字,通过译出地名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地名、汉语的特点,这也应是中国的外语使用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火锅”一词有几种译法?

表示特定文化事物或概念的词语,可称之为“文化词”。文化词的翻译,主要有两个方向:音译(按发音译)和意译(按意思译),意译又可分为直译(按字面意思译)和按指称物译(解释描述文字所指对应物)。比如,中国的“火锅”,音译是huoguo,直译是hot pot,按指称物译是Chinese fondue(fondue源自法语,是一种瑞士的烹饪方法,需要一个持续加热的锅,用切成小块

地名跟文化词类似,对应中国特有的地点,往往也包含丰富的文化信息。对于汉语地名外译,使用汉语拼音进行音译是主要方法。这是译者介入最少的翻译方法,因此相对客观,

一直以来的汉语拼音在汉字认读教育上起到很大作用,但并未在对外交流的场合被大力推广,如许多中国人在与外国人交流时,会给自己取个与本名毫不相干的外国名。其实,向海外推广汉语和汉语拼音,不妨从名字和地名做起,在对外交流中用汉语拼音多刷存在感,将其慢慢介绍和普及给外国人。

比起音译词,意译词会更长一些,至少由两个以上实词构成,这并不符合西文表达地名的习惯,用在文本中有时会显得喧宾夺主。

如何让中国地名更“知名”?地名外译既是语言范

畴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实力和国家对外话语权。从中国角度出发,当然是直接使用原名原音的样子——汉字,最能原汁原味传达中国地名的内涵,但在目前全球拉丁字母文字较为普及的情况下,实现难度较大。目前,音译的地名更符合拉丁字母文字的行文和认知习惯,可先通过汉语拼音,帮助中国汉语拼音方案“走出去”。但就像中国人已习惯西方冗长又毫无意义的人名、地名,今天中国也应让西方人逐渐熟悉中国的名字,通过译出地名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地名、汉语的特点,这也应是中国的外语使用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唐瑞:如何看待中国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英国环保主义人士唐瑞(Terry Townshend)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作者柴敬博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自1992年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在保护中发展、探索中前进,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智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英国环保主义人士唐瑞(Terry Townshend)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几十年来,中国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仅体现于保护某一个物种,更是对完整生态系统的维护和平衡,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的兼容共生。

实际上,北京的野生鸟类已超过500种。调查显示,北京的鸟类数量在二十国集团(G20)国家首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巴西利亚。更让人惊讶的是,北京有近600种野生动物,它们就像皇冠上的珍珠。通过建立北京观鸟网,可以提高人们对北京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因为保护的第一步就是了解。

山、河流,有令人惊叹的森林和洞穴,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十几年来,我目睹了中国的许多变化。例如,中国的东海岸是许多鸟类迁徙的唯一停留地,在飞速发展时期,中国对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保护政策非常有力。此外,近几年中国还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工作。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本质上是对环境健康与经济健康的理解。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能只依靠中国,世界各国都要朝着这个方向付出努力。

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国际。中新社记者:你与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发起的“大猫谷”项目,为青海玉树的经济发展和动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切实帮助。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关于“应对资金缺口、政府政策协调”的核心观点,在此项目中是如何体现的?

唐瑞:我第一次到青海时,发现这里的人们是幸福、身心富有的。他们自身就是环境保护者,我只是找到一种方法鼓励他们。一方面,我们协调当地政府欢迎各地游客来到青海,吃住都在当地居民家里,居民们带领游客观赏景点和野生动植物;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拍摄图片、视频后传至北京研究中心,并以此获得相应报酬。通过这些方式,当地居民有了更多收入,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而自豪,也意识到保护自身的价值。中国西部和其他相对贫困的地区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斯达黎加等国都有许多好的例子和经验,对其他各国来说,积极借鉴经验并尽可能多地复制这些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中新社记者:你曾在文章中谈到“生物多样性丧失会给人繁荣和福祉带来风险,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全面的努力来评估、保护和恢复自然”,如何理解这句话?

中新社记者:12年前,你在中国创办北京观鸟网(birding Beijing)的初衷是什么?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你认为什么是生物多样性?唐瑞:我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问题,最初“北京观鸟网”只是个人游记,我把在中国的见闻记录下来。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浏览网站之后来到北京,于是我决定把它做成一张认识北京野生动物的“名片”。以前国际上很多人对北京的印象是“污染”。但

生物多样性是包括动物、植物等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如果缺失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导致生态失衡。过去50年中,全球范围内的脊椎动物种群数量平均减少了68%。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到21世纪中叶我们将面临30%至50%的物种消失,会威胁经济和公共健康,给人类福祉带来巨大风险。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物种,在用强大能力塑造世界的同时,也必须担负起重要责任。

唐瑞:过去20年里,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理解有了巨大提升。减缓和阻止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唯一方法,是确保足够重视,所以现在中国有许多组织和个人开始专注于保护物种或地区。比如,云南的一些组织专注于保护长臂猿,江苏有专门对“全球8条鸟类迁徙通道之一”进行湿地保护的组织和,还有我亲身参与的青海西藏生态保护项目等。2021年,中国昆明还举办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中国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体现在保护某一个物种,而是对完整生态系统的维护和平衡,早在几年

唐瑞:我第一次到青海时,发现这里的人们是幸福、身心富有的。他们自身就是环境保护者,我只是找到一种方法鼓励他们。一方面,我们协调当地政府欢迎各地游客来到青海,吃住都在当地居民家里,居民们带领游客观赏景点和野生动植物;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拍摄图片、视频后传至北京研究中心,并以此获得相应报酬。通过这些方式,当地居民有了更多收入,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而自豪,也意识到保护自身的价值。中国西部和其他相对贫困的地区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唐瑞:我第一次到青海时,发现这里的人们是幸福、身心富有的。他们自身就是环境保护者,我只是找到一种方法鼓励他们。一方面,我们协调当地政府欢迎各地游客来到青海,吃住都在当地居民家里,居民们带领游客观赏景点和野生动植物;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拍摄图片、视频后传至北京研究中心,并以此获得相应报酬。通过这些方式,当地居民有了更多收入,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而自豪,也意识到保护自身的价值。中国西部和其他相对贫困的地区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唐瑞:我第一次到青海时,发现这里的人们是幸福、身心富有的。他们自身就是环境保护者,我只是找到一种方法鼓励他们。一方面,我们协调当地政府欢迎各地游客来到青海,吃住都在当地居民家里,居民们带领游客观赏景点和野生动植物;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拍摄图片、视频后传至北京研究中心,并以此获得相应报酬。通过这些方式,当地居民有了更多收入,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而自豪,也意识到保护自身的价值。中国西部和其他相对贫困的地区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